

心心相诉

[法] 波尔·贡丝坦 / 著 周小珊 / 译

好小说
译丛

*Confidence Pour
Confidence*
e Constant

本书荣获1998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
一部纯粹的女性主义小说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[法] 波尔·贡丝坦 ● 著

心心相诉

周小册 ● 译 许钧 ● 校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心相诉/[法]贡丝坦著;周小珊译. — 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1999.9

(好小说译丛)

ISBN 7-5313-2144-0

I. 心… II. ①贡… ②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9) 第 47249 号

Confidence Pour Confidence © Editions Gallimard, 1998
Chinese Copyright © 1999 · Chun Feng Literature
Publishing House

Copyright licensed by ZB. L. & ASSOCIES

ALL RIGHTS RESERVED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字数:145 千字 印张:6½ 插页:2

印数:1—8 000 册

1999 年 9 月第 1 版

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周荣胜

责任校对:刘川

封面设计:耿志远

版式设计:耿志远

ISBN 7-5313-2144-0/I·1865 定价:11.50 元



作者像

责任编辑·周荣胜

封面设计·耿志远



Confidence Pour Confidence

献给古斯塔夫

在我内心深处，有一个年轻女子，她拒绝死去。

——托夫·迪特雷夫森



堪萨斯的春天是绚烂的。天一大早就亮了，明晃晃，凉丝丝的。紫红的天空中，云朵渐渐褪却了玫瑰色，晨风将云染得五彩斑斓，而各种颜色又被镀上了一层金光。青绿的灰尘被风吹起，渐渐变蓝。鲜艳的花粉也在风中浮动，散落在晨光里，而这一切都源于一种幸福的感觉，仿佛重又找回了童年，让人心里充满欢乐。这景象就像是被黎明点燃了的沙漠，奥萝尔站在卧室关着的窗户后，暗自想着，也像是雨后冒着烟的草原：一切都亮晶晶的，闪着光芒，一切都燃烧起来，又慢慢地熄灭。奥萝尔如置身于非洲，可这里却是美国！她不禁喜悦得颤抖起来。

属于美国的心在方形草坪中间的木屋后，在一棵她忘了名称的树下跳动着，粉红色的花盛开着，将树压弯在花团里，一只肥硕的松鼠跑过，花团就微微地抖动起来。一只鸟儿张开巨大的翅膀，从云层浓密的空中划过。一只红雀落在树梢。

奥萝尔的心中爆发出清晰的、明确的、酣畅的快乐，很

●心心相诉●

久以前，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，就已经体会到这种快乐中的清晰、明确与酣畅。美国，美国，她重复着，就像在念咒语，诉说她对新生活的希望。她凝视着那棵树，却始终想不起它的名字，松鼠在树枝间跑来跑去，大鸟儿在风中摇摆着它长长的红尾巴。

她不可能打开窗户。她站在双层玻璃窗后面，被电子系统禁锢在屋内。这套电子系统也控制空调、咖啡壶、洗衣机和屋子的主人格洛莉娅的电脑。奥萝尔想，她也许可以从楼下的厨房门出去。厨房门只是一块简陋的木板，上面装着铁丝网，防蚊子用的，但是厨房门也被电子系统中枢封锁住了。透过厨房的窗户，可以看到草坪的另一部分：正对屋子的部分。路的另一边，有一座同样的玻璃房子，是用来做弥撒的，还有一棵同样的树，叫朱代树——她终于想起了树的名字，裹了太多的花，鼓鼓的，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一只松鼠在草坪上蹦蹦跳跳，红雀飞来歇在树顶，掀得花儿喝醉了似地起了波浪。一座房子一棵朱代树，喝够了琼浆玉液的红雀再也搞不清它从天上来，还是从地上来，它直插云霄，穿进云层，而云就像花园里的那些树一样粉红、鼓胀。奥萝尔回到她的房间。

不管她去哪儿，她有权得到的，总是一个儿童卧室，而从不是客房或客厅的长沙发：从来都是儿童卧室！她在某处一旦被接纳，总是注定要睡窄小的床，那些已经久远的活生生的气味留在被褥上久久不散。格洛莉娅的女儿克里丝塔尔的床有一股难闻的气味，而且她的卧室也实在不像样，看上去杂乱无章，没有固定的主人，仿佛接连收容了些敌人，人人住进来的时候都想击退前一位占领者。

●心心相诉●

细花底的墙纸上先是用图钉钉了些怀特·迪斯尼的人物像，尔后有一段时期贴上了马的图片，床的四周用透明胶带粘了些杂志的双面页。最近贴上的，是跟真人一般大小的詹姆士·汀和玛丽莲·梦露的黑白招贴画。

詹姆士·汀在粘满贴花的白木桌子上方撅着嘴。太迷人了。这句话包含了许多甜蜜的事情，或者说这种甜蜜被先期而至的过度敏感冲淡了。奥萝尔能适应的，就只有婴儿、动物、挂在窗前的不值钱的尼龙小玩意儿和吸毒致死的詹姆士·汀。“太迷人了”写在詹姆士·汀撅着的嘴旁边，表露出克里丝塔尔已经对男人感兴趣了，这是青春期的动情的一种标志。玛丽莲把裙子舞到作换气状的嘴唇之上，她由此定义了女人的典型形象。

在青少年时期，奥萝尔也对当时的偶像女星很感兴趣。她的同班同学曾给她带了一期《巴黎竞赛报》到寄宿学校来。封面上印着劳拉·多尔的照片。这是你吗？女孩们问她。噢，承认吧，这就是你。于是没有任何预兆，没有对别人的微笑和眼光有丝毫的怀疑，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她自己很漂亮。说吧，这就是你……稍稍修饰一下，稍稍修饰一下，对啦，模仿“兰波儿小姐”女子时装店的风格，穿上白色蝉翼纱，露出肩胸，清脆地一笑。

照奥萝尔的处境，拍电影是不太合适的。舞蹈演员之所以受到宽容，是因为她们的工作异常艰苦，而且她们有铁一样的纪律，古典喜剧演员受到宽容，是因为她们诵读冗长晦涩的作品，而电影演员和模特儿这些可怜的傻瓜，只是展示一下自己，因而叫人瞧不起，以至于不得不换个姓，取个假

名。

就像作家，就像我一样。奥萝尔心里想道。当她出版第一部小说的时候，米米姨婆就不愿意她保留父母给她取的名字。于是奥萝尔求教这些或那些完美的外国人，让他们给她取个名字。一位大作家把自己在乡村的房子的名字给了她。她谢绝了这个能有效地保护她的建议。

突然间，她改变了一切，她的名，她的姓，她的籍贯。她在某个叫奥萝尔·阿梅尔的 88 岁女人出殡的当天，选择了这个只能进公墓的可怜人的姓。她曾难以习惯这个姓，尤其是这个名，有人叫她时，她总犹豫着要不要承认，而看到这个名字时，她也常常无动于衷，她觉得这个名字如同小说家随意分给各个角色的姓氏一样虚假。她被胡乱地分了个名字，这个不属于她的姓和名将她推向了虚无。

她的同伴坚持认为她就是劳拉·多尔，而劳拉的姓氏——劳拉是最早保留自己的姓的女演员之一——只是奥萝尔的一个化名，用来保护还没有成为奥萝尔的奥萝尔的私生活，她当时还只是被她们称为菊菊。她们的教育极度缺乏浪漫，所有的寄宿生都为这个故事激动不已。而走读生则用大量的电影杂志为这个故事添油加醋。她们现在都老了，这些老前辈肯定乐意告诉子孙们，她们曾经与光芒四射、绯闻不断的女演员劳拉·多尔是同班同学，而对于作家奥萝尔·阿梅尔，她们只是带着疑虑读过她的作品。

奥萝尔真诚地玩个了游戏，这种真诚让她真正地兴奋起来。她冒着被人认出来的危险，去参加中学毕业口试，在场激励她的寄宿生们可以作证。主考官是一个剃着短发、刻苦钻研《电影手册》的年轻人，他问奥萝尔，她是否真的就是

●心心相诉●

劳拉·多尔，“请原谅，但是……”奥萝尔直直地盯着他看，他不由得笑了起来，现在人人都模仿他的笑容，并且故意把笑容夸张得像一朵有珍珠色泽的玫瑰。他仔细想一想，发现她比照片上的劳拉年轻，不过，谁都知道化妆可以让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。再说，她说话几乎不带口音，不像是挪威人。他觉得她金发的颜色应该再浓一点，然而头发也是可以化妆的。他出去的时候春心荡漾、兴奋不已：因为劳拉，当她穿着百褶裙站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总能散发出寄宿女学生的清新来。

米米姨婆问奥萝尔打算干什么，她不敢回答她想当电影演员。长她五六岁的劳拉·多尔代表了一个永恒的典型形象，多多少少为她指明了未来的道路。奥萝尔的名声越来越响，所有的人都在议论，包括米米姨婆，她庆幸她的小外甥女跟劳拉只是外表长得像。姨婆自己也承认这一点，而没有像那个名声不佳的名女人，让她蒙受名誉上的耻辱。劳拉嫁给了一个游艺节目的歌手，电视机黑白屏幕上的胜利者。他带着不通气的小号，穿着服务生的外套，摇摇摆摆，跳着莽姆波舞的时候，跟他一样疯颠颠的妻子劳拉出了车祸，撞上了埃斯泰雷勒山的峭壁，真的散了架。她开车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。

奥萝尔谨慎地呆在劳拉的影子里，并没有刻意强调自己与她的相似，只是满足于被人联想为她就是劳拉，而没有把自己展现得像劳拉。她知道她不是劳拉，但劳拉已经成了她的化名，在她身上生了根，叫她无法适应奥萝尔·阿梅尔这个名字。要不是这个女演员的名气无处不在，她就会在她最初的几部作品署上：劳拉·多尔。劳拉·多尔活在她心底，与

●心心相诉●

她形影不离，仿佛她创造了劳拉，仿佛劳拉·多尔是她扮演的第一个角色。

玛丽莲的白裙子盖住了房间门的门楣。奥萝尔从来不觉得玛丽莲有诱惑力，在玛丽莲出名的年代，奥萝尔把她看成一个成熟的、过时的女人，远没有琼·赛贝尔、安娜·卡莉娜，以及与她同时代的年轻演员们漂亮。她把身体勒得太紧，肚子圆鼓鼓的，膝盖臃肿，胸部过于沉重，她与劳拉·多尔不穿乳罩，套一件水手穿的小背心出现在法国各地的形象相比，魅力实在差得很远。

然而克里丝塔尔更喜欢的是年龄大到足以做她祖母的玛丽莲，而不是年轻姑娘们开始模仿其风格和发型的劳拉。克里丝塔尔认识劳拉·多尔。这个老醉鬼年年都会出现在米德尔维的女性主义研讨会上，而死亡已经把玛丽莲定格在不朽青春的脆弱之中。

她起初毫无知觉，尔后痛醒过来。她的脖子很疼，小腿发麻，肚子鼓胀。她突然感到恶心，有什么东西从胃里涌到嘴边。她一睁眼就晕头转向，晕得她叫喊起来。她感觉到了护士有力的手臂将她紧紧地按在床上，她听到人们用第三人称谈论着她。在不同的场合，她可以是贵妇，可以是酒鬼，可以是疯子，或停尸房的一个代号。她再也听不见她的名字，上帝啊！昨天晚上被紧急叫来的这些人，为他们的职业竟能与她的传奇相提并论而心醉神迷，毫不犹豫地在处方笺的顶端写上劳拉·多尔。多尔夫人，护士边打开她休息的房门的门边喊她。劳拉，劳拉，护士喃喃道，不知道该做些什么，因为这对护士来说有点应付不了，劳拉受不了了，摸了摸她的头发，让她安静下来。

陪劳拉拍摄最后几部电影的体能教练教她用叫喊的方式来戒毒。她先是呻吟着，在身体的每一根神经中寻找着钙化的痛楚，要是这种痛楚被忽略，就会恶化为癌症。接着她把所有的痛楚都集中到太阳神经丛，猛地发出一声巨吼，将它

●心心相诉●

们从体内驱除出去。然后她就像被抽空了一样，浑身无力，几欲晕倒。

在她还能躺着睡觉的那段时期，她常常在某个偶然相遇的情人身边醒来，喘息片刻后，她发出恐怖的叫喊声，惊得他以为她快要死了。“我感到羞耻。”她喘上气后对他解释道，“我感到羞耻，这竟是你。”他跳将起来，离她而去。他像疯子一样按着铃等电梯的时候，她继续张大嘴巴吼叫着。尽管有门、有墙阻隔，尖利的叫声还是刺得他宁愿跑着下楼梯。到了街上，纽约的滚滚车流和警车的汽笛回应着她的叫声，把他吓跑了。

她动不动就大喊大叫，有时是因为她在酒店低矮的栅栏前没有盖好酒瓶，瓶子从她指间滑落，有时是因为她喜欢某种颜色的乳罩，而售货员找不到合适她的尺寸，有时是因为理发师扯了她的头发。她没事也叫，只是为了要被人听见，就像在黑夜里打开了一盏灯。

她在这里也会叫，大叫特叫，她讨厌米德尔维，这个地方到处都是麦田，望不到边际，平坦得有如荒原，她第一次到这儿来的时候，竟把体育场的看台当成了一座山，一个圣地！米德尔维位于洛杉矶和纽约之间，代表了文化的无人地带，曾激起过地位卑下者和乡下人对文化的反抗。一位赶潮流的导演把他一部电影的场景安排在这里，因为这里是“世界上最缺乏浪漫的地方”！此后的系列剧中，总会出现一个来自米德尔维的笨蛋，逗得电视观众哈哈大笑。他们在俄亥俄或威斯康星之类偏僻的地方，一看到米德尔维和堪萨斯的名字就捧腹大笑。劳拉头脑清醒的时候，希望人们相信她常常去米德尔维，因为这是“天地间最缺乏浪漫的地方”。她

●心心相诉●

很清楚，人们怀疑她在一部二流的电影中露脸。

别让我呆在宾馆里，她在电话里哀求道，别让我呆在希尔顿酒店，我不要统治无边无际的大平原的虚无。格洛莉娅让她宽了心，在自己家里给她留了个干净的房间。劳拉打开箱子的时候开始喊叫，因为她现在独自一人，她要证实她是否彻彻底底地一个人呆着，是否没有人在乎她。对面洗礼小教堂里的忠实信徒们非常担忧，想知道一个女人在女性主义者的家中是否会受到折磨。

格洛莉娅让她不要在家里喊叫，这会吓着克里丝塔尔。劳拉花了点时间，才把这个十三岁的混血小姑娘的名字与她的娃娃脸对上号。克里丝塔尔借口劳拉的嘶叫如鬼魅一般，在女性主义研讨会召开期间，离开妈妈的家，并警告妈妈的那些女友，她要像玛丽莲一样，到三十六岁的时候自杀。她这么做，是希望她们感觉到，她们全都过了三十六岁这道关隘，这似乎有说出来的必要，并且要告诉她们，她觉得她们这样纠缠在一起实在是可怜。

“纠缠在一起，纠缠在一起，你给我说清楚。”巴贝特·科恩要求道。她是格洛莉娅的密友，执教于密辛大学，搞了二十年的女性研究，跟青年保持着特殊的联系，她深信所有没被说出来的东西终会变得明确。

“你们像坏女人一样又老又丑怪。”克里丝塔尔噙着泪回敬道。

这些女人们曾经打算将这个小姑娘吸纳到她们的系统中去，因而跟她说话时完全把她当成年人看待。她们看到克里丝塔尔跑到当机械师的爸爸在城南的家里，都松了一口气。

●心心相诉●

后来她们向格洛莉娅提起克里丝塔尔，问问她在学校有没有进步，仅仅是出于一种礼貌。

“那我现在可以叫了？”劳拉问道。

“不行。”格洛莉娅否决了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奥萝尔。”

恐怖在劳拉的脑袋里掘了一个巨大的窟窿。

“你知道，她就是那个作家。”格洛莉娅说得更明确，“你要为她做翻译的那个作家。”

“那个加拿大人？”劳拉问道，而脑袋依然停留在恐怖一词上。

“不是，法国人。”

“啊！”劳拉道，“住在那边那个房间的女人？我喊叫几声，对她来说算得了什么呢？她只是一个劲地写，她又不叫！”

“对，她从不叫。”

糟透了。劳拉思量着门背后隐藏着的恐怖，“我不应该叫！但那我会吐的。”她威胁说。

“吐吧。”格洛莉娅答道，“我会打扫干净的。”

今天早上，劳拉唤起每一丝痛楚，让它们沿着腿、沿着手向上运行，当它们到达胃部时，她恶心得要命，吐了出来。紧接着叫喊声也从张开的嘴巴里冲了出来。牧师惊醒过来，想起了复活节，想起了刚刚接受洗礼的人驱赶撒旦，驱赶撒旦的浮华和德行的喊声。哈利路亚。